毛詩 卷十四至卷十五

小雅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00115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诸暨县图书馆
藏书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箋〕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疏〕甫田四章章十句 ○〔箋〕刺者至失職

○正義曰經言成王庾稼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

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反剩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倬陟角反韓

詩作箌音同云箌卓也甫之田丈夫也直兩反依義丈夫是也本文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大古音泰見賢遍反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農年之法如此。○食音嗣賒音奢貰音世又食夜反說文云貸也紓音舒何常汝反蓄勑六反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傳】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箋】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税法今言治田互辭。○耘音芸沈又音運本又作蒷音同耔音子沈音兹雝禾根也薿魚起反徐又魚力反攸介

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間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介音界止大也烝之承反髦音毛鋤本或作助同士魚反間音閑處昌慮反肄以四反字亦作肄同行下孟反

【疏】倬彼至髦士○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非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言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内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稚食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内或耘除草木或壅其根本功至力盡故今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爲

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俊髦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脩之故舉以刺焉鄭惟令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以道藝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故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傳倬明至言多○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

疏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
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
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
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
此皆申述毛說也。箋甫之至畝一鍾。正義曰以
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
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
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
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
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註亦云甫
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
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仗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
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
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
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畝
以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按
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
即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大

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註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
代推移後之卿先皆爲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
易以文王爲中古禮記以神農爲中古各有所對爲
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古於成王
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
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
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爲唐虞於理雖通
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
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太古葢亦禹也言
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
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
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
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亦司馬法文孟子
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
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
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
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爲百畝
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

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甫田是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爲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漑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漑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自三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熟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熟上地準關中爲畝一鍾也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

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註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以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

者爲九中一卽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郎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按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擧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爲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

而徹爲通外内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説而決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説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爲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税一此箋云井税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説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税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税下下出一夫税通率九州一井税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

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爲稅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總舉大辭也又烝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併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陳○正義曰

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人食陳明對眉壽爲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箋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蓄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稍出官粟也蓄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註貸皆作貫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即義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總爲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蓄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乂安豈

言皆無蓄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耔雝本○正
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
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
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
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
根即此雝本也○【箋】今者至治田互辭○正義曰以
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
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知其
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
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
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
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
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爲功成治定故俊
士以進以田得穀故耳○【箋】介舍至之行○正義曰
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信
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
息故介止分爲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閒暇
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

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則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為切故易傳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箋】云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齊本又作齋又作齍同音資注同犧許宜反為于僞反下為農親為為之皆同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箋】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蜡仕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傳】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云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御牙稼反注同豳彼貧反本亦作邠以樂音洛【疏】以我至士女○毛以爲士絜黍稷粢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報及與我犧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報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惟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爲異餘同○【傳】器實至

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
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
總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惟以稷爲粢者以稷
是穀之長爲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
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
年左傳曰潔粢豐盛言爲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
指器實爲粢在器爲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
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
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
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
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
曰后土則社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
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
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
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
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
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

亡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為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為后土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為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與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

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祭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箋〕以潔至其功。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潔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潔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謂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

諸子圖書館 ZHUSJ LIBRARY

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爲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郎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艮耜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箋］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惟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爲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

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大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郊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别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衣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註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不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言公戒庶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註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

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註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副辜祭四方百物註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田祖至穀善○正義曰郊特牲註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註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早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大司徒註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

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
畢其祭由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
謂之田祖也言此由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
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
之壝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
惟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
文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
禮節也○[箋]設樂至田畯○正義曰言設樂者總琴
瑟擊鼓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
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
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註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
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註云元
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
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祁雨
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
始耕時祭之也○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

若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
苦是也雨以甘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
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此故以此結章
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
此義也引周禮者擧籥章文也彼註云祈年求豐年也
豳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其
類也謂之雅以其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
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豳雅謂
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
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
玄謂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
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
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
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亦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

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饁于輒反畯子峻反本又作峻後篇同喜毛如字鄭爲饎尺志反下篇同攘如羊反鄭讀爲饟式尚反王如字饋巨愧反從才用反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易以豉反徐以赤反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傳敏疾也箋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此農夫能且敏也

疏曾孫至克敏○毛以爲成王之特非直爲民報祭祈年又曾孫

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勸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閒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大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饎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饟其左右從已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令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傳】曾孫至親之○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爲饟也釋詁云饁饟饋

也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此𢷎字在饁喜之下而先
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家在田
司主稼穡故謂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
令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
也註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
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
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
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
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饎饎酒食也
此爲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
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已之婦子
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惟世子
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
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曾
孫之下而公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爲農人
之在南畝者設饁以勸之謂成王爲之設也言司嗇
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則農人之饁無酒故云加之也

浙江圖書館 ZHEJIANG LIBRARY

其左右之行雖各有糧食王欲其勸農忘若從行不厭故饟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爲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於經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𠀤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閫惟王后親蠶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饎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

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粲然有敘寧當於此朔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厠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甚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旣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也田畯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饋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

非無常饌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夫之見饋也則人各用心貲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貲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籍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籍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籍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籍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非爲籍田明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傳】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茨徐私反庾羊主反坻

直基反積如字反子賜反下皆同蒙古老反總作孔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箋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
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委積如字又於僞反年收手又反又如字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
疆箋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
以稻粱報者為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
也○疆居良反竟如字疏曾孫至無疆○毛以為上言曾孫之親循畎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王
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曾
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堆高大如渚坻如丘京
也成王既見禾稼之積梁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
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

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厚慇念農夫之
勤故以黍稷稻粱爲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餼
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爲之求福於八蜡之
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
彊境令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爲語助○鄭
惟以介爲助餘同○【傳】茨積至高丘○正義曰墨子
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傳言茨
積非訓茨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
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橫有廣
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
爲之京是京高丘也○【箋】稼禾至高地○正義曰庾
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矣故云稼
禾稼謂有藁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而
有庾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
總謂并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惟納粟又
遠者惟納米以運輸爲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
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庾露
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水洲曰渚小渚

口沚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庾當在畿
内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内雖
用貢法應校其歲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
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
有納秷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
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秷三百里秸服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註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
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秷秷斷去
稾也三百里秸秸又云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
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
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
遠者納米既無秷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
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
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
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
多也文鄭志答趙商云畿内四百國則周郊内亦封
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

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疏】年豐至疆竟。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酬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爲農夫之求神惟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爲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矜古頑反註皆同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字或作鰥【疏】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惟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爲矜無夫爲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稱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幽王至刺之○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略反取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

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種章勇反此註及下註擇種並同墾苦狠反相息亮反長張丈反冒莫報反橛其月反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傳】覃利也【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覃以冉反徐以廉反俶載眾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爲熾菑熾音尺志反菑音緇栗音列鄭註周禮云讀如裂繻之裂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傳】庭直也【箋】云碩大若順也民既

熾菑則種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
上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爲古者成王之時有
大肥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爲稼而以授民也民已
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
豫具其田器既已戒勑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勑具器既
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
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穀之衆穀其
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其務
曾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
力於田令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用利耜熾菑耕
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爲異餘同○[箋]大田至事之○
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
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爲天下之田故以爲肥美
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爲天下
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
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

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爲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爲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草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多爲此等之稼以養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爲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授民稼之而後授故薙氏掌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爲稼者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爲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爲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稑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卽分地之耕是也以既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爲之種也計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

注云鎡錤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故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上長冒橛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上定故稼橛於地與地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箋覃利也。正義曰良耜云畟畟載芟云有略與此覃皆連耜言之明爲耜之利意故云覃利也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箋俶讀至曰菑。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連言菑栗之菑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云玄謂栗讀如裂繻之裂彼鋸弓幹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爲相連文次也田一

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
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爲證也○箋民既至其時
○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云耰而不輟
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云種故云
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
論天下之民宜爲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爲盡言穀生
盡條暢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衆毋作大事
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既方既
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傳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也
莠似苗也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
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
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皁才老反稂音郎又音粱童
粱草也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禾粟之
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莠餘久反去其螟螣及

其蟊賊無害我田穉【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箋】云此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去起呂反註同螟莫庭反螣字亦作蟘徒得反說文作蟘蟊本又作蛑莫侯反爾雅云隨所食爲名郭云皆蝗類也穉音稚下同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畀必二反與也炎于沾反沈于凡反嬴音盈【疏】既方至炎火○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梁之根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已去其食心葉之螟螣及食根節之蟊賊無害我田中之稺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爲政德當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于炎火使自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實未至似苗○正義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也稂童粱釋草云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箋】方房至欽之○正義曰皁是未堅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内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

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傳】食心至曰賊○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螣也食禾節言貪狼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螟與螣蟊賊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箋】此四至去之○正義曰以特言田稺故云恆害我田中之稺禾蟲災之盛稙者亦食以稺者偏甚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傳】炎火

盛陽。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嬴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爲盛陽也。【箋】螟螣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螣之屬四者盛陽氣嬴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令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故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令明君爲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主雨

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渰本又作弇於撿反漢書作黤萋七西反興與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祈巨移反雨我于付反註內主雨同一本主作注雨如字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傳】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穫戶郭反斂穧上力撿反下才計反又子計反穉穫也穗音遂把巴馬反矜音鰥【疏】有渰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渰然既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祈祈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

大成由此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之以自利也令王不能然使矜寡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註穧作積。【傳】渰雲興貌定本集註云渰陰雲貌。正義曰既言有渰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渰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箋】成王至爲利。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註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彼註言此秉者以對禾秉爲異故掌客註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
有餼而須捃拾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王者
恐其不濟或不堪事乃餼之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
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
○饋食音嗣勞力報反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傳】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成王之來則
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禋音因享許兩反徐又許亮反黝伊糾反黑也【疏】曾孫至景福○毛以爲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
親循畎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

慕能勤故得成穫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禮
敬而潔祀焉其祀之也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與
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爲神歆饗
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
之○鄭以爲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
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畯又加之以
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曾孫之來則又
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
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
以祐助與大福○傳騂牛黑羊豕○正義曰毛以諸
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註騂下無赤字
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
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章言犧
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
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
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箋成王至騂牲○正義曰
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
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爲文也此

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所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
祀後年也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
彼註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
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
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
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
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
西方玄黃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註云以
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
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
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及稱禮五祀在血祭之
中而言禮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禮祀
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禮祀故亦以禮言之五祀
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
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
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四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疏】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乃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欽於起發不同耳

上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爲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宜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箋】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漑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泱於良反漑古愛反浸子鴆反灌古亂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箋】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

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韎音妹又亡界反韐音閤又古洽反奭許力反赤貌茅如字蒐所留反韠音畢任音壬將子匠反下同紂音緇纁許云反

【疏】瞻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水則決決然深而廣大能灌溉以時浸潤以成嘉穀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父喪服士服來至京師王値有征伐之事王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韍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令王不能爵賞諸

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傳】洛宗周溉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别矣○【箋】君子至喻多○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爲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爲福賞賜爲祿於此經對文爲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韎韐至六軍○正義曰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韍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註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

矣言韎韐者彼註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縕韍以子男大夫爲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傳]此諸侯至纁裳○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

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旣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葢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緼韍而黝珩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

古人謂蒨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鞸之意士朝服謂之鞸祭服謂之韎韐駮異義云有韎韐無鞸有鞸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鞸也其禮合韋爲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純衣耳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君子至止鞸琫有珌〔傳〕鞸容刀鞸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箋〕云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鞸

字或作琕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鞛必孔反佩刀上飾珌字又作琿賔一反佩刀下飾珧音遙以蜃者謂之珧璗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黄金謂之璗璆音虯又巨謬反又舊周反王也沈舉彪反又與彪反又張疇反鐐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徐何盧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璙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鏐力幽反又力幼反沈又力虬反黄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珕力計反說文云蜃屬斷丁亂反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箋〕云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之禍也○篡初患反殺本亦作弒同音試

〔疏〕君子至家室○正義曰言明王既有恩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珌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為王所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

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傳】鞞至瑒珌○正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遰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卽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爲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珧郭璞曰珧似琫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卽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瑒蜃而不別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瑒也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箋】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

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
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箋】古者古昔
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諂勑檢反【疏】裳裳者華四章章六
句至之世焉○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
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
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
朝既爲佞以蔽之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
棄去賢者之亂類絶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
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官於朝者朝者在官之總名
公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
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
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血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
其位不賢尚當然于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
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
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
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
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
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令巳棄絕之事也○
傳古者至幽王○正義曰讒諂言在位者多謂臣在
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
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傳 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 箋
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

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湑思敘反治直吏反遠于萬反又如字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覯古豆反【疏】裳裳至處兮○正義曰詩人遇讒絕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上又葉湑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其成榮茂以興顯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其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王則我心所憂讒諂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已寫兮則仕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兮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兮已由讒見絕故憂而

思之以刺今也○傳裳裳至盛貌○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興臣德盛故湑爲盛貌有杕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湑爲枝葉不相比也○箋興者至遠矣○正義曰讒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爲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意無葉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箋云華芸芸然而黃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芸音云徐音運見賢遍反

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箋云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

也【疏】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興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于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也○【傳】芸黃盛○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然而黃也此華亦以黃爲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若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箋】華芸至賢臣○正義曰類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微也裳裳者華或黃或白【箋】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駁邦角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傳】言世祿也【箋】云我得見

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
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駱音洛沃若如字
徐於縛反【疏】箋華或至不純○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與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
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
色以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若言時有善多而惡少
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
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
事【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
於國○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似嗣也【箋】

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

疏左之至似之○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巳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爲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君子之所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傳左陽至之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言之大故爲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爲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衆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箋】動無禮文
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桑扈音戶桑扈竊脂鳥也說文扈
作雇【疏】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正義曰以其
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
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卽上二章上二句
是也三章言其君為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
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總
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即有
上下之禮故
并言以見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傳】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交交猶
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
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揖讓

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鶯於耕反佼交卯反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胥毛如字鄭徐思敘反祜音戶知音智下同【疏】交交至之祜○毛以爲佼佼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爲下所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祜福也○鄭唯樂胥爲異其在箋說○【箋】交交至樂之○正義曰黃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爲義○【傳】胥皆○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

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箋胥皆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鄭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箋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傳屏蔽也箋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屏畀郢反又為于僞反捍毛音汗難乃旦反下患難疏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毛以為言君子王者既

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爲之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爲之蔽捍矣○鄭義具箋○疏王者至不侵畔○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爲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之屏之翰百辟爲憲傳翰幹憲法也箋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戢莊立反疏之屏至不那○毛以爲言王者之德外能

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爲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箋翰幹憲法○正義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者皆以築牆爲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箋辟君至法象之○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上文而轉故亦爲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爲唯功事而已故知立功立事爲之楨幹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謂四方其訓之故知爲卿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箋王者至不多○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懼之辭故知難以古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序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

先王之法爲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卽不用
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
在位而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
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祜彼古樂有賢智
則受天之祜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兕
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箋】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
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
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憮敖自淫恣
也○兕徐履反獸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爲之觩音虯本或作斛樂音洛憮火吳反敖五報反下文同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

用爵命加以慶賜【疏】【傳】彼賢至慶賜○正義曰承上經而云彼是指思柔之人故云彼賢者也言交非敖則常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為不敖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加以慶賜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箋】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天也○鴛鴦於袁反沈又音溫下於岡反又於艮反【疏】鴛鴦四章章四句至有節焉○正義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天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即上二章上二

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於萬物而緩於巳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箋交於至暴夭○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爲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夭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夭王制文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傳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大音泰揜於檢反馴音巡又音脣獺勑轄反

又他末反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箋】云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疏】鴛鴦至宜之○正義曰古
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興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興也至羅之

○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擾馴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註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爲文其

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箋]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爲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獺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於是可取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戢側立反韓詩云捷也捷其噣於左也恐丘勇反

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箋]云遐遠也遠猶久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秣粟也

【箋】云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
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
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
有節也○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廄
音救摧采臥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
反莝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委紂僞反餧食也與【箋】
音豫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饌仕戀反減古攬反【疏】鴛
鴦至恐懼○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
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與其義禮運曰龍以
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
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
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爲義此興取自安故
與此異也○【箋】摧今至有節○正義曰傳云摧莝轉
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
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廄者以王馬多矣而

此言在廄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衆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爲興知此亦興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節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齋爲有事故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大官膳夫云王日一舉註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恒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不知爲同齋三太牢爲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然則爲記有參差故不同也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傳 艾養也 箋 云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也 ○艾魚葢反徐又音刈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箋云綏安也○綏土果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箋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雨雪也○頍弁欽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頭親燕樂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雨于付反卒章同

疏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爲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

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首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為事之次經則主為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朝服直遙反下皆同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

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傳】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蔦音鳥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豉反下同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傳】弈弈然無所薄也【箋】云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

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弈弈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弈音亦說音悅懌音亦本又作繹怙音戶解音蟹

【疏】有頍至說懌○毛以為有頍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為表飾也以與有尊貴者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既旨美矣爾王之殽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為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有自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與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之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興衰由于上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箋○鄭以為其服是有頍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

何爲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爲餘同○【傳】與
也至皮弁○正義曰以頍文連弁故爲弁貌弁者冠
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
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
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與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與
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
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
非唯王者所服雖倍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
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
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
○【箋】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
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
皮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
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
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
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

而養老註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
人循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
燕服爲朝服如彼註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
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
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
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傳蔦寄至松
蘿○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
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
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
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
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
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傳弈弈然無所薄
○正義曰弈弈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
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箋君子至解
懌○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爲幽
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値有臧冀王之善則
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
改意解懌言當開解而悅懌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

期【箋】云何期期猶伊何也期辭也○則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爾酒既旨爾殽既時【傳】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箋】云具猶來也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傳】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怲兵命反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箋】云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疏】【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與衰故亦欲從王燕之也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

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
甚如先霰後大雪○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霓摶徒端反死喪無日無
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箋云王政既衰我無所
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
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
○喪息浪反幾居豈反注同樂音洛復扶又反疏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雨
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摶維為小霰而後成為大
雪是雪有漸也以與幽王之為惡亦初為小惡而成
為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
則已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
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喜樂此酒於
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已酒維當王之燕禮○

【傳】霰暴雪○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箋】將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能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搏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氣之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

詩也○舝胡瞎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自妬丁故反販必邁反又如字下註同【疏】車舝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舝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舝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孌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傳】興也間關設舝也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

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孌力兗反齊側皆反下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匪飢匪渴**

德音來括【傳】括會也【箋】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覲得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作○括本又作佸音活徐古闊反覲音冀**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註下並同

【疏】間關至且喜○正義曰周人惡褒姒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

言巳欲閒關然以設車之舝兮思得孌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爲飢雖渴非以爲渴所以然者覬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發教誨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女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須無同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樂嫉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幼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傳閒關至有齊季女○正義曰以連言舝兮故知閒關設舝貌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舝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爲王后欲代嫉妬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也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

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鷮音驕 **式燕且譽好爾無**

射【箋】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射音亦下同厭於豔反下同【疏】依彼至無射○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為鷮雉也此鷮雉及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林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為碩女也此碩女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無有厭倦也○【箋】依茂至辰時○正義曰依為林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為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為林木之在平地

也鷮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輿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鷮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註云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箋】云諸大夫覬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樂音洛【疏】諸大至之至○正義曰以言與汝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

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總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爲王引人從己自己而言故云己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王待己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己身無德爲謙辭耳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箋】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柞子洛反湑思敘反茂盛也爲于僞反下亦爲同辟婢亦反又音壁

鮮我覯爾我心寫兮【箋】云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

我心中之憂除去也○鮮息淺反徐音仙覯古候反女音汝行如是下孟反一本無行字【疏】陟彼至寫兮○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爲薪析伐其柞木以爲薪者以此柞木其葉湑湑然茂盛兮爲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與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褒姒以爲賤辟除褒姒以爲賤者以此褒姒其惡衆多爲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褒姒如是則我心中之憂寫除而去兮喜之至也○【箋】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析者是除去之辭又言湑兮爲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爲蔽也言爲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辟除嫉妬亦廢棄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傳】景大也【箋】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

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敎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本或作仰之景行下孟反注有明行同牡茂口反騑孚非反調音條和胡臥反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疏】高山至我心○毛以爲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爲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

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修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爲明爲異餘同○【箋】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故爲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巳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放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騐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騑騑行不止此亦然也○【傳】慰安○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蠅餘仍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　傳　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　箋　云興者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汙汙辱之汙烏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箋]云豈弟樂易也○豈開在反悌音弟樂音洛易以豉反[疏]營營至讒言○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讒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爲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圃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即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云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傳]榛所以爲藩也○榛士巾反又側巾反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云

構合也合猶交亂也［疏］箋構合也合猶交亂○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異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箋］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筵音延媟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字直林反字或作耽都南反湎莫衍反飲酒齊其色曰湎徐莫顯反液音亦態他代反［疏］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正義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
政教荒亂而惰廢乃媟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
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
下不效而行之沈湎於酒酒齊顏色淫液不止遂
成風俗衛武公既入爲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
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
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
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箸云刺時也時不親迎
鄭以爲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亦可以
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之下
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湎淫液即飲酒無度
之事舉化者尚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
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
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謂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
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湎者尚書微
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湎爾
以酒箋云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
湎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湎然俱醉

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
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
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三章
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
下化之二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媟近小人飲
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爲天下之辭是天下
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
所爲效者尚然若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
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董殺之
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爲沈湎之事也或以爲君臣
上下沈湎淫泆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
居於下非文之勢理有不然○箋淫泆至情態○
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久歎之淫泆之則淫泆
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强自收掩及其
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
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
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
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

射之禮二章傳曰王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之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

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未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傳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秩直乙反鄭智也折之舌反知音智下同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傳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殽核上戶交反下戶革反菹側俱反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箋】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偕音皆　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傳】逸逸往來次序也【箋】云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醻市由反縣音玄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抗苦浪反斯張如字鵠戶沃反鵠

鵠也說文云鵠鵲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己志棲音西著也梓音子衎苦旦反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如字徐音廢比毗志反中丁仲反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傳】的質也祈求也【箋】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的音勺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鴆反下同爭爭鬬之爭

【疏】賓之至爾爵○毛以爲古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

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菹醢之殽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偕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鐘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大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射彼有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令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傳秩秩然肅敬○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媟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箋筵席至燕射○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藉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揖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官其行或右折或廻旋相揖而辭

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驁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即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

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巳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傳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為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即籩豆所盛殽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殽豆實核加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大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栗脯非殽物且以殽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為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為陳者謂陳殽核於籩豆之上也○箋豆實至曰殽○正義曰天官醢人掌

四豆之實非葅醓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葅醢籩
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注云䕩乾梅也內
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
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
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爲葅
醢恐殽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殽明
殽是總名以此文殽核於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
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
爲殽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
爲之則豆實之殽亦有穀實究言非穀實者穀實謂
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之限○箋主人
至肅慎○正義曰備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
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
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傳逸逸往來次序
○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
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
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
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

設者亦爲將射改縣也以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
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
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
鼓之縣改之矣○箋鐘鼓至改縣○正義曰大射諸
侯之禮云樂人宿縣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
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縣也大射不言改
縣者國君與臣行禮略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縣
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一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
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
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
則軒縣是由階間無縣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爲諸侯
則軒縣明天子於其臣備宮縣將射而改之故於此
言既設也○傳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
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
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
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二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
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
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

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止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亦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則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

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抗也○[箋]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按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

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二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為名又取正為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衎烈祖是為祭事則此

時祭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由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箋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爲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巳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

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次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此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廁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其耦并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的質○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尺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

LIBRARY ZHUJI

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旣言正鵠卽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

侯白質者也○【箋】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偏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

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籥舞笙鼓樂旣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傳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衎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衎若旦反洽戶夾反應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百禮旣至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旣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

萬國之歡心○偏音遍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析古雅反湛答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旣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𣪠室人有

ZHUJI LIBRARY

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賔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爲𩰫音俱謂挹取酒餕子峻反復扶又反下皆同挹一入反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賔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

疏籥舞至爾時○毛以爲古之行燕禮也作樂以助樂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旣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使賔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旣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

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嘗於神明爲神所歆
祐賜汝孝子以大夫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
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
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賓
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
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
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
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爲既
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
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
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於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
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
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所以祀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
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
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
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奏
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

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巳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沈湎而無度故舉以刺之○[傳]秉籥至相應○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按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師曰請奏貍首間若一言謂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箋]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

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魄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愼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卽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祼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闋殷於樂闋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

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按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去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

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祼也烈祖言既載清酤
玄烏云大糦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
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
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
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
諸侯所獻之禮也○【傳】壬大林君○正義曰釋詁文
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
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爲所
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
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
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
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
心○正義曰鄭以此爲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
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
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
庭謂九州諸侯采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
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
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

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箋】嘏謂至喜樂也○正義曰嘏言旣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嘏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耦賓○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主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

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
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
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
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
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
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
以此論祭祀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
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
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
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
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
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
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
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
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
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
鉶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
號嗣子爲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

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酳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爵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視命之餕也也言登以二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合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奧奠斝鉶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斝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斝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

故曰仇讀曰㪺謂㪺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
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
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
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
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曰衆賓
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
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
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
故佐食亦爲加也按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
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
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
獻先後爲次也○傳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
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
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
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
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
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
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

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疏】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尊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止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

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
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傳】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
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箋】云此言賓初即筵之
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
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亂天下
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曰
既音越下是曰皆同下章放此幡孚袁反
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
婁僊音仙屢數音朔態他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傳】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抑於力

反怭毗必反又符筆反說媟嫚【疏】賓之至其秩○毛
也說文作怭嫚息列反下音慢以爲幽王既不能
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
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溫溫然
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
儀猶能反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
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徙他處數
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敬其失如此故
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
儀抑抑然慎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怭怭然而
媟嫚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
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敢亂天下可疾之甚○
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箋】此復
至柔和○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
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
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
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
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

姓○【傳】反反至僊僊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抑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靜即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媟慢故下傳曰怭怭媟慢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傞傞傞傞俱是貌狀亦宜然矣○【箋】此言至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僉坐是爲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卒如此此言卒者非一之辭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傳】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

自正也傞傞不止也【箋】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筭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呶女交反僛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按下傞傞是舞不止此宜爲正說文云䣩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云哀傞素多反一音倉柯反呼火故反讙呼端反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箋】云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箴之林反【疏】賓既至令儀○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此於是則號呼則讙呶而

唱呌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僛僛然不能自
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賔曰既已醉則不自知
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傞傞然又不能
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爲言陳作賔之禮若
旣醉而出則賔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賔則身爲
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
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爲有德旣醉爲愆以喪
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賔
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賔之乎
上言曰旣醉止與此是曰旣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
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
正僛僛則不能自正傞傞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爲
差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也
不臧不醉反恥 傳 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箋 云凡此者
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

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令力呈反惡烏路反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勑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為于僞反下同顛

都田反本作傎什何音赴一音潚北反說文云頓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傳】羖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出如字徐尺遂反羖音古脅許業反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矧失忍反

【疏】凡此至多又○毛以為言在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為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也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

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為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姓諱短聞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荅彼問自息將慎其已然而為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為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醜而謂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鄭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

鄭於鄉射引此耳○箋式讀曰慝○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箋當言至醉酬○正義曰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漢鄭　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箋】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

樂一字音岳餘並同【疏】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敗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覩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箋】萬物至之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傳】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頒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見賢遍反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苦在反樂也下同

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何反【疏】魚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反亦憒樂飲酒故刺之○【傳】頒大至其性○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為得其性也故採下章而總之云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箋】魚之至著見○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著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者物即魚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傳】莘長貌○莘所巾反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

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那乃多反王多也【疏】【箋】那安至然安○正義曰那然爲安之狀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箋】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菽本亦作菽侮亡甫反朝直遙反篇內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爲于僞反【疏】采菽

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
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
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
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
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
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
經爲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
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
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
當也○箋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
必爲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焉
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爲合會義兵
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旣而無此
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
徵之不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
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
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
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

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反薇音微藿火郭反鉶音刑羹古衡反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傳】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乘繩證

反下注車乘驂乘皆同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傳】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衮古本反玄衮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卷勉反下同本又作衮黻音弗絺知里反本又作黹同雉知反鷩必滅反冕也毳尺銳反【疏】采菽至及黼○毛以爲言古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筥盛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與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可予之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衮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

命之禮乎故刺之○鄭唯以不與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與也至則薇○正義曰傳旣言羊則苦豕則薇
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
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
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
荼也滑菫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
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箋】菽大豆至采之○正義
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
言三牲牛羊豕若傳所言太牢之意則舉菽以見三
牲牛不獨爲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
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煑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
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
故言乃用鉶羹也即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
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
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
牢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
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爲尊且舉饗而食可
知矣○【箋】賜諸侯至爲薄○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

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箋深駁令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袞及黼爲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傳玄袞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祭卽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繢人文○箋玄袞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袞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袞者玄衣而畫以袞龍玉藻注云龍袞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絺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袞黼之在衣也袞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袞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袞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黹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裁以爲衣裳與黼正是袞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袞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袞黼不及玄冕者鄭即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按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袞黼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

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莒馬爲韻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淸也周禮芹菹鴈醢○觱音必沸音弗檻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淸如字一音才性反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傳】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箋】云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旂巨機
反淠匹弊反徐孚盖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驂七南
反騑馬曰驂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
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
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證反下音繩
[疏]觱沸
至所屆○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
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
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
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
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旂旂其此君子車服
旂旂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
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視其驂騑則乘四馬而往
迎之未來則采菽爲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
迎之既朝王則驂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
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爲
異○[傳]觱沸至正出○正義曰以觱沸連檻泉言之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為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為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為毛說焉○箋芹菜至鴈醢○正義曰上章菽芼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為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為牛之芼言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潔清不謂非泉即不絜也周禮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菭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絜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箋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為我明王則此言觀其芹亦為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遙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按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

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相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駿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駿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駿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輅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若乎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傳】諸侯赤

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紓音舒予音與偪彼力反大音泰韠音必廣光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縢徒丁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傳】申重也【箋】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
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
直用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
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
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偪
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
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偪束如此故又以禮樂
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
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言王者命賜諸侯如此
今子不能然故刺之○【箋】諸侯至偪束○正義曰以
赤芾對朱芾為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
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鄭皆云
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偪故傳辨之云邪
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傳】芾太古
至予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
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

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褻宜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爲芾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韍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

謂之韠以晃爲主非晃謂之他也韍韠俱是蔽膝之
象其制則同俱會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
象故知以韋爲之故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
韋上云韠下總以韋爲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
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
彼論韠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
又言脛本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
欲以今曉人故曰邪幅如今行縢說文云縢緘也名
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偪其脛也又解在下之
義故云自足至縢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
言之故云自足足即脚也彼交匪紓文在邪幅之
下明非紓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
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
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紓緩故也此
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
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爲文非
天子所賜故云自偪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
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偪束

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偪束矣○【箋】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依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祈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傳】蓬蓬盛貌【箋】云此與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柞子洛反又音昨木名蓬步公反注同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傳】殿鎮也○殿多見反注同鎮陟愼反又音珍本作塡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平婢延反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疏】維柞至率從○正義曰言維此柞木榦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絶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箋】蓬蓬盛貌○正義曰述

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
故爲同也○箋此與至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
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
子諸侯之事枝猶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
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
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爲興者由柞
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
後君賢者生其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爲
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
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爲義故取柞爲興
亦然也○傳殿鎮○正義曰車行在後曰殿取其鎮
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
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平
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
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
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箋諸侯至循順
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
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

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有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
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爲貴故特舉賢而言不獨
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
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卽引
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使
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
屬之國與此同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傳】紼繂也纚緌也明
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
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
治民御之以禮法○汎芳劍反紼音弗爾雅云紼繂也繂音律纚力馳反韓詩云筰也
筰音才各反緌如誰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
之【傳】葵揆也膍厚也○葵其維反膍頻尸反韓詩作肶注同**優哉游哉**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疏】汎汎至戾矣○毛以為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纚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興居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興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

【傳】紼繂至諸侯○正義曰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綍縭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綍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箋】楊木至禮法○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傳】葵揆○正義曰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箋】戾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好呼報反【疏】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傚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爲不親九族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爲驕如蠻如髦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傳】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

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騂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弲音火全反翩匹然反紲息列反弓𢐀也檠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疏】騂騂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難言騂騂然調和者角弓也角弓雖則調和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紲檠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箋】騂騂至而反○正義曰騂騂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和也既已調和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紲檠巧用翩然而則反矣冬官

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郎名角弓此言角弓葢别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内於檠中此弓已調和而言檠者葢用訖内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即緄縢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侍○箋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雖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昬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昬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幷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

言工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傚戶教反【疏】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傚之故知汝幽王也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傳】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箋】云令善也○綽處若反寬大也裕羊樹反瘉羊主反【疏】此令至爲瘉○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處昌慮反　恚一瑞反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箋】云斯此也○比毗志反　鄙爭爭鬬之爭【疏】民之至斯亡○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戒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已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爲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未言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

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遙則相怨爵則不
讓內此以下○箋民之至怨恚○正義曰欲解無良
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
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
者不以情怨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
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
之是空也○箋爵祿至愈危○正義曰由爵不讓彼
而爲彼所怨是以福及於己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
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
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授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己故
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
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舜命羣官禹讓稷
契之類皆先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
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
故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爲阿黨比周而望
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
者黨少也爲鄙恥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益辱
也以鄙爭可恥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己而危他人

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類之**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傳】巳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巳亦將然○駒音拘孩本作咳户才反許慎云小兒笑也稚音穉**如食宜饇如酌孔取**【傳】饇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饇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娶令力呈反飲於鴆反度待洛反

勝言升量音亮【疏】老馬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恕
言老馬反爲駒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爲
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爲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
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恕故天下倣之皆
無良相怨也因教王會老者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
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
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
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
令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箋】已老至慢之○正義
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也說文
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
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
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
年者况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王
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
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
食則若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饇酒言孔

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此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
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
有食酳之事食則族食酳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
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
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
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
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
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
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
亢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爲凡器之孔老子
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注謂器之受實爲孔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
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
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

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傳】徽美也

【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令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疏】毋教至與屬○毛以為上言小人傚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與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唯以附為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傳】猱猨至附著○正義曰猱則猨之輩

屬非猨也陸璣疏云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獮猴然則猱猨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猨獮猴也是其類故也傳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塗必著○【箋】毋禁至則進○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毋故毋爲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凝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喩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喩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傳】晛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

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教之○雨于付反沛及下同瀌符嬌反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雪盛貌見如字下文同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晛乃見反曰音越下同韓詩作聿劉向同始見賢遍反又如字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令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若○下遐嫁反注串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爾雅云裒鳩樓聚也沈力俱反

〔疏〕雨雪至婁驕○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之

雨下此雪雖瀌瀌然而盛至於見天晛然之日氣人
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
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
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
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
去其惡心者用此之彼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
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爲異言小人不爲王所啓
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
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
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繞下句爲義○
【傳】晛日氣○正義曰說文云晛日見也此詩之意言
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晛是日氣
也○【箋】雨雪至教之○正義曰以曰者人言之辭若
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
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
矣以瀌瀌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
以比王政則土未有政依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
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

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爲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與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爲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卽盡誅滅之也此上戒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箋遺讀至過者○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傳】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

焉○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行下孟反【疏】如蠻至用憂○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荊蠻如西方之夷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爲大憂之欲令王與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傳】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箋】令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髳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菀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

遙反篇內同【疏】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為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總三章之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傳】興也菀茂木也【箋】云尚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

不朝之意○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徐又乃吉反**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俾必爾反本作卑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疏有菀至極焉○毛以爲有菀然者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令諸侯不往朝王由王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恆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令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

以王暴虐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
不可朝事甚使人心中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
由王爲惡故己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
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
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
不往朝事之也○箋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
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
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
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
傳蹈動暱近○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
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
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
瘵爲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
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蹈讀至之意○
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蹈
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蹈履則非
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
理爲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

事故云釋巳所以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巳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巳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巳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卽加罪是不可朝事○箋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傳愒息也○愒欺例反徐丘豔反上帝甚蹈無自瘵焉傳瘵病也箋云瘵接也○瘵側界反鄭音際俾予靖之後予邁焉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疏箋瘵接○正義曰毛依釋詁文瘵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箋邁行至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

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子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子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箋云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 ○傳音界

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傳 曷害矜危也 箋云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裔延世反

疏 有鳥至凶矜○毛以爲鳥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

而止也令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爲異餘同○

【傳】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澣害否皆爲何也○【箋】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頴達疏

毛詩小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箋〕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壹也同也 ○長張丈

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下注同倡率朔聿反朝夕直遙反疏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葢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即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內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既覩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

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讌舞之由
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
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
二事○【箋】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
在身皆是體之所服故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
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
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
玄冠爲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總諸冠與此
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
民則與民爲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
爲官倡導帥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
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
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
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
對之矣明爲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
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
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
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

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明服色齊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傳】彼彼明王也【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都賈反又如字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傳】周忠信也【箋】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又疾今不然○望如字協韻音下【疏】【傳】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

本城作域亞畢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致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駮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裼衣故知取其温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爲大蜡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取温裕者以注記之特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爲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之非同於常祭其實爲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略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

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爲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貍爲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乃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爲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旣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爲行故經以此爲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爲

人所法傚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當爲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之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如字爾雅作薹草名笠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本亦作扶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綢直畱反密也緻直置反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隆殺所

界反又所側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我不見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說音悅【疏】彼都至不說○正義曰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爲笠緇布爲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爲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兮由此我心不歡悅而憂心思古也○【傳】臺所至布冠○正義曰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箋】以臺至且節○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溼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

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
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爲笠
緇布爲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
巳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
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按
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
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
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
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
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緇則緇亦
得爲紂帛何知非紂帛爲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
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爲帛從甾者爲布此言緇
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
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
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緪亦由固
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是緇
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

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傳密直如髮○正義曰傳變緻言密則以緻爲密也緻者緻緻之言故爲密也○箋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爲瑱瑱塞耳○琇音秀徐又音誘瑱他見反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言毛如字鄭讀爲姞其吉反又其一反

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傳云苑猶屈也積也○苑於勿反徐音鬱又於阮反

疏

彼都至菀結○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爲結矣○鄭唯君姑爲異餘同○傳琇美石○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實其耳義當然也淇奧說武公之服以琇爲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同名故但言琇也○傳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箋吉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姞美其人而謂之尹姞者以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

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同室爲婚姻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舊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帶音蔕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同蠆勑邁反又勑界反蠚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蠍音虛代反鞶薄寒反螫音釋本又

作蘙呼莫反揵其言反又音虞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我不見今言從之邁【箋】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疏】彼都至之邁○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士女乃曲然其髮末如蠆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鞶裂爲異餘同○【箋】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箋】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蠆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爲大

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爲裂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爲螫蟲其末尾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凶曲以爲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揵下皆無然字○【箋】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傳】旟揚也【箋】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

髮於禮自當有旟也旟枝旟揚起也○旟音餘揚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箋】云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盱喜俱反【疏】匪伊至盱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爲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反下皆同【疏】采綠四章章四句

何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爲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綠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根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箋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況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爲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傳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匊弓六反注本或一手曰匊芻楚俱反草也易以豉反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

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局其玉反卷音權下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疏】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人有終朝采此綠葉而不能滿其一匊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與此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令於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與為異餘同○【箋】與也至曰匊○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為與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匊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匊○【箋】綠王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則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與也○【箋】禮婦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

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
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
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傳】衣蔽前謂之
襜【箋】云藍染草也○藍盧談反沈力甘反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爲
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
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月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詹音占【疏】終朝至不
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
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
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
遠也○鄭以上二句爲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
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
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衣蔽前謂之襜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箋藍染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因傳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差後宮之數爲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后當取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姪娣從卑者起以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先卑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望後亦如之以此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二日一御士有妻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

【箋】婦人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爲日數也雖言以日爲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之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爲憂思也

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狩尸救反韔勑亮反弢也沈治亮反本又作鬯釣音弔綸音倫繳音灼亦作敫同與音餘下同爲于僞反下同【疏】之子至之繩○正義曰婦人既思夫不見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與我當與之韔其弓謂射訖與之韜弓納于韔中也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傳】綸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綎謂之繩綎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

生絲為之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箋】云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衆維魚乃衆多矣○魴音防鱮音敘觀古玩反注同韓詩作觀技其綺反【疏】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旣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上照反注及下同【疏】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由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敍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箋】陳宣至事業○正義曰召伯之爲卿士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

是事業故並言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傳】興也芃芃長大貌【箋】云興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
之有陰雨之潤○芃蒲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傳】悠悠行貌【箋】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
勸說以先之○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
賚說音悅又始說反【疏】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
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

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閔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餉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

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典反餌音運輓音晚俛薄浪反爲于僞反【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上言南行爲總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所爲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言先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箋】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亦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又別爲二故箋以任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

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爲任也輂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輂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任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卽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旣云將車者牽之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亦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文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衆其歸反以刺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曾無休息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略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旣集蓋云歸處

傳 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箋 云步行曰徒召伯營

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疏】【箋】徒行至旅者○正義曰傳亦見四者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傳】召伯至旅從○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傳】謝邑也【箋】云

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
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既
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傳】土治曰平水治
曰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
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
而亦心安○治直吏反同相息亮反【疏】【傳】土治至曰清○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
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疏】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卽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難乃多反庇必利反又彼備反廕於鴆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樂音洛注下皆同【疏】隰桑至如何○正義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甚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旣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廕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爲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令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旣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爲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廕厚所以庇廕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人言有此廕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箋】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菀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廕爲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

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爲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萇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溼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濕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傳〕沃柔也○沃烏酷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幽於虯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膠音交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藏鄭子郎反王才郎反[疏][箋]孔子至誨乎○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箋]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臾反孽魚列反

爲于僞反【疏】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
適音的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
也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爲后後
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
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傚之皆以妾爲妻以支庶
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
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
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爲而刺褒姒者言刺褒
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
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后姒也帝王
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在
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
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
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
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
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箋】申姜至
王故○正義曰欲明申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

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以申褒皆爲王后故
辭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蘖也
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
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
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曰孽當爲枿文王以本支
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
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
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爲妻耳幷言以孽代宗者隊
以妾爲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
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
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
太子故爲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
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
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
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便取

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輿者喻王取於申申
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
滅國○菅音奸漚烏侯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反又音毳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箋】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
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遠于願反下注遠善同又如字注
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又反譖側鴆反咎音柩【疏】白華至獨兮○毛以爲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爲
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絜白相束而成用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爲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絜白之謂令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

ZHUJI LIBRARY

而無子兮是不以絜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爲言人旣刈白華巳漚爲菅柔韌中用兮何爲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不堪用也以興王旣聘申女巳立爲后禮儀充備兮何爲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爲喻餘同○傳白華至爲菅○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箋白華至滅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爲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爲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爲索與者以善惡相比爲喻耳○箋之子至斥申○正義曰遠遠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即連言獨故以不復答耦

解之也者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各爲獨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傳〕步行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夏戶雅反漦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反爾雅云漦盝也盝音鹿黿音元嬖補悌反又必計反

〔疏〕英英至不猶○毛以爲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申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首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循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

〔傳〕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

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淸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菅茅悉蒙養也○【箋】白雲至見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爲切故易傳也○【傳】步行猶可○正義曰舉足謂之步故爲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爲毛說○【箋】天行至褒姒○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爲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更修德行則可妖變爲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與滅實有天期要忠

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
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
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人可
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
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
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
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
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
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爲
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
曰同二君二先君也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譟讙呼也黿或爲蚖

蚖蜥蜴也毀齒曰齓未旣齓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黿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蚖蜥蜴也以其言未故爲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覲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傳】滮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滮符彪皮休二反浸子鴆反字亦作寖殖市力反鎬戶老反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

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
傷而念之○嘯音歗本亦作嘯妖古卯反本亦作殀一音於驕反【疏】滮池水至北流○正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滮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箋】碩大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
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爲之傳意
當與
鄭同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傳】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
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
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
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
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樵昨焦反卬五綱
反烘火東反徐又音
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煁市林反燎音了
又力弔力召二反烓音恚又丘弭反郭云三隅竈也
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潁反何康瑩反顧野王
口井烏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饔於恭反饎尺志反
爨七亂反食音嗣炤音照卑
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疏】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
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煁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
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煁竈失其
所也以興幽王聘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爲后反黜之
使爲卑賤之事而已申后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
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爲卑賤非其宜矣申后
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彼妖大之人褒姒由
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人○正
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煁
烓也舍人曰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
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亦燃
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爲善比之申后言宜
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箋】人之樵取至
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然曰樵則樵
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
薪猶薪是穫薪也此以燎煁爲不宜明其宜炊爨也
故知宜炊饔饎之爨饔以烹肉饎以炊飯雙言之也
烹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爲美

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爲后得以養人爲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爲喻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遍反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孚吠反又孚蓋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下同【疏】鼓鐘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於外擊鐘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

也以興王旣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於天下廢
后而使天下之不倣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
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
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愍何爲王
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箋此言至所
言○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爲王所不悅者唯申
后耳故以我爲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爲幽王慘慘
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
邁是不悅其所言也**有鶖在梁有鶴在林**傳鶖禿鶖也箋云鶖
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
鶴絜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
善○鶖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反絜音結餒奴罪反近附近之近**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疏有鶖至我心○正義曰有禿鶖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鶖也

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褒姒之身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后爲尊貴褒姒爲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箋鶖也至遠善○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鶖實惡鳥以興褒姒今鶖言梁鶴言林是舉鶖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爲美食爲喻也既以食爲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之故文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箋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別彼列

反下段嫁反下同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箋】云良善也王無答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令力成反【疏】鴛鴦至其德○正義曰以王并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與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傳】斂左至定道○正義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戰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

下女之禮者卽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爲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說男下女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扁邊顯反又必淺反之子之遠俾我疷兮【傳】疷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疷徐都禮反又祁支反【疏】有扁至疷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覩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正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爲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爲

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八章章四句

是今龍上車所登石夫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疏】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緜蠻而延反下如字飲食上於鴆反下音嗣篇內

皆同注如字介音界賙音周贍市豔反［疏］緜蠻三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緜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緜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爲已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爲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敘其爲亂之意於經爲總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爲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爲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箋］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惟士爲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爲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亂世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爲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

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贍餼爲遺忘也知士爲末介者以爲賓而作介介猶爲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爲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將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緜蠻黃鳥止於丘阿【傳】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處昌慮反道之云

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罷音皮下同倅七對反副車

【疏】縣蠻黄鳥至載之○正義曰言縣蠻然而小者是黄鳥也此黄鳥飛行則止下丘阜之曲阿安靜之處者而自試息焉以與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爲末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

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爲遺忘己
而不肯飲食教載之○【傳】緜蠻至於仁○正義曰緜
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緜蠻小貌釋丘云非人
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釋地
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爲二物矣而以丘阿爲曲
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
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爲大臣無仁心
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於仁○【箋】止謂至屬焉
○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
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
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
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
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
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
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己情擇而依
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己本親
之冀其恤己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己雖擇之
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箋】在國至倅車○正義曰

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爲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常故隨文爲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倅言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箋〕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箋〕云憚難也我罷勞事又敗豈敢難徒

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憚徒旦反下同難乃旦反下同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箋】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箋】云極至也○極如字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箋】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瓠戶故反牢老刀反饔於恭反字又作

饔餼許氣反腥音星【疏】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
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
牢饗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
之人不以菹羞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
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
其禮以化下反駮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
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
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菹羞之薄下
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
【箋】云牛羊豕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
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
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
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
內外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內外饔之爨亨煮
肉之名故熟曰饔既為熟則餼非熟矣僖三十三
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
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

也既有饔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
與牽饔相對故餼爲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
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藏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
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饔相對故爲
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
客爲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傳】幡幡瓠葉
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
葅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
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
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
以其爲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幡孚煩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悅【疏】幡幡至嘗之○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煮之釀以爲飲酒之菹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酌此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箋】幡幡至之菜○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冢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郎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爲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箋】亨熟至講習○正義曰序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知爲菹者以禮飲酒有菹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葉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爲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爲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

爲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爲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爲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狐葉而飲之酒爲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爲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爲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爲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室人者卽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直有菹賓客亦有菹又有兔爲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爲大禮雖有牲殺尚有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菹故云加之也引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卽朋友也所會朋友必爲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爲習禮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

也【疏】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注爲酌名○兔他故反下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作炰白交反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遐嫁反

【疏】有兔至獻之○毛以爲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一兔雖微耳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爲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爲異餘同○【傳】毛曰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故云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手曰炮當

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燔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如置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箋斯白至酌名○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爲異斯爲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兼有言先後之宜且辨

經雖先爲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薄廢禮故先述菹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爲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爲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爲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爲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執贄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炕火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炙音隻酢才洛反炕苦浪反何沈又苦

郎反【疏】【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箋】報者至燔之○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是得主人之獻酬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臠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傳】醻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醻○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疏】【傳】醻道飲○正義曰以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醻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箋】主人至勸酒○正義曰傳以醻爲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爲醻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醻猶今

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醻之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爲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傳】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漸漸士銜反沈時銜反亦作嶃嶃下同狄徒歷反本或作翟叛音畔將率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鄝音了本又作蓼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疏】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荊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

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爲上故稱下
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卽諸侯
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
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
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
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
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
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爲六句之總三
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
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
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
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
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
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
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
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
○箋荆謂至士卒○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
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

爲荊州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荊者非爲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荊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襃貶也殷武曰維汝荊楚巳并言之是楚之稱荊亦巳久矣魯頌亦曰荊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别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傳】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勞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之朝於王【疏】漸漸至朝矣○毛以爲此時戎狄已叛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征伐荊舒之國被於軍役而病不服脩禮而相朝矣○鄭以漸漸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荊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傳】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爲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爲

一事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總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箋山石至卒服○正義曰以漸漸高不可尚故喻戎狄彊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荊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彊也維其高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

不能正之也賓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
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
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
言當作遼也毛并註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爲二
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
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
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并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
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
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
征則荆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
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水事明其共爲一喻故皆
以爲荆舒焉○【箋】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
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
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
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
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
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
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

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説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爲長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卹反鄭在律反崔罪回反嵬五回反本作峞處昌慮反下同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疏】漸漸至出矣○毛以爲時遠征戎狄戍役罷勞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山行不可徧故久而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

相與爲禮矣○鄭以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傳卒竟沒盡○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文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爲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箋卒者至盡服○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爲崒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巗者箋云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爲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有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豕白蹢烝涉波矣傳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箋云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

蹢皆白曰駭則白蹢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荊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蹢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　○蹢音的都歷反烝之承反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豥古哀反躁子到反離力智反繒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橧從木音同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悍乃旦反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箋】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荊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　○滂普郎反沱徒何反注同噣直角反又音晝本又作蠋見賢

遑又武人東征不皇他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他音沱[疏]有豕至他矣○毛以爲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蹄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爲將雨之徵也又值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爲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爲禮也○鄭以爲荆舒之人似衆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領其衆豕離其縉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與荆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羣豕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彌彊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爲他

矣干犯王命是爲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
傳豕豬至水波○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詁云烝進
也言進涉是訓烝爲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爲雨
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
水矣并以二經爲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箋
烝衆至於豕○正義曰烝衆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
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
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蹢皆白豥孫炎曰蹢蹄也傳
已訓蹢爲蹄故箋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蹢不云豥
則白豥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王爲釋
詩詩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
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豥是躁疾於
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豥字異義
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橧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橧
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爲橧李巡曰豬臥處名
橧橧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橧牧之
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繒與橧音義亦同荆舒
之人勇捍捷敏者謂士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

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蹢之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義也叛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穢令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此方於豕以其餘與僉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賤之意○傳月離至則雨○正義曰以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巳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乂哲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爲木乂由言也爲金哲由視也爲火謀由聽也爲水聖由思也爲土故五行傳以爲貌

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爲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巳性也此庶徵寒燠即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暘不變唯晦明所屬爲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箋〕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此與上經相接爲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荊舒本自好叛加以王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而巳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爲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爲不善然後荊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

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也○[箋]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橫爲餘事棄其所守于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即于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箋]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苕音條徐音韶草名華

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反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疏】苕之華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西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為義次也○【箋】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

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傳】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榦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爲諸華華衰則黃猶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芸音云沈音運夏戶雅反下同罷音皮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箋】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疏】苕之華至傷矣○正義曰陵苕之草其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以強國盛

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苕幹特立矣
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
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爲之憂愁矣雖其傷病矣傷其
見侵削也○箋苕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
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
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蕣一名陵苕
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
今紫草華可染皁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
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
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
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
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箋陵
苕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
驗知苕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夷侵中國
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
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
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
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

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爲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苕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傳】華落葉青青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爲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青青子零反注同鄣章亮反見賢遍反下同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爲政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之甚

【疏】苕之至無生○毛以爲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落言陵苕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有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與王室之外諸夏今已衰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彊侵敗諸夏藩衛既

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巳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爲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巳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巳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巳衰而葉未殞猶諸夏巳病而王臣未發明郭蔽既衰出亦敗矣餘同○傳華落葉青青然○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巳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巳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爲諸侯未敗此爲巳敗下所以言亡爲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彊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箋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爲

郭薇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爲皆亡不可以落爲喻故爲衰耳○箋我我至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爲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己所爲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爲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己不用生生非己所裁而以生爲恨故知已自傷逢今世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牂子桑反墳扶云反罶音柳本文作霤牝頻忍反笱音苟復扶又反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

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鮮息淺反治直吏反【疏】牂羊至以飽○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牂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罶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乏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相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傳】牂羊至可久○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蹔見心星之光耀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箋】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與不可得也序言閔

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
○【箋】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恒多禍
亂曾無治時何得云
治曰少乎所以易亡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背音佩【疏】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
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
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
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
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
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

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箋】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若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箋】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者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覩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

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其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爲人所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爲士卒知此爲將率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 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櫱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 ○矜古頑反注同櫱魚列反復扶又反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箋云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

疏 何草至匪民○正義曰將率以草黃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爲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爲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爲非民乎若亦是民當

ZHUJI LIBRARY

休息何爲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箋】玄赤至之衿○正義曰鄭於冬官鍾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芽蘖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衿書傳及王制文彼言者宜爲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者同故謂之衿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之有鰥在下衿與鰥古今字○【箋】古者至民乎○正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期年不歸是爲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箋】

云兕虎比戰士也○兕徐履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疏]兕匪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閒暇○[傳]兕虎野獸○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愼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釋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靑色重千斤是也○[箋]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直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此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傳]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芃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士板反輦者一本作輦車 [疏]有芃至周道○正義曰有芃芃然而

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令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傳】芃小至役車○正義曰以芃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芃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箋】狐草至輦者○正義曰以上言率彼曠野而此是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爲蕃營是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輦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

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璣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爲名耳非輦者也卽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